

民衆文庫

殺敵除奸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殺敵除奸

以 聲

一 開場白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倭寇攻破了徐州，佔領了蘭封，不久，開封、尉氏也都落到它們的手裏。那時在這一帶指揮敵人作戰的敵酋，名叫土肥原，據說他在中國住過多年，打過幾次仗，很明白中國的情形，所以日本人又稱他爲「中國通」，「通」就是「什麼都明白」的意思。

土肥原一到徐州，適逢我軍退出徐州，所以他心裏十分得意，常常在寇軍官的會議席上，拍拍大腿，翹起大姆指說：

「你看，到底是我土肥原，一來就打丁大勝仗。」

殺 敵 除 奸



3 2169 7724 3

1115

I246.8

247

於是大家都拍拍他的肩膀說：

「到底是你土肥老哥不錯，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通。」

他聽了十分高興。心裏暗想：要靠「打中國」吃飯，真非多研究研究中國不行；要不然，這塊「中國通」的金字招牌遲早總要打碎。

他抱定決心要研究中國，可是又實在不知道從何處研究起，而且天天要找「花姑娘」，實在也忙得很，抽不出什麼工夫來研究。有一天在一個大漢奸家裏抽大烟，玩女人，偶然在烟榻下找到一本綫裝的中國書。他靈機一動，就一手翻開那本書，看來看去，也看不懂裏面究竟說些什麼，正在不耐煩的時，却突然給他找到一句看得懂的話，那是「兵敗如山倒。」這一下，他突得像騰雲駕霧一般，連連搖頭幌腦，學着四不像的中國話說：「兵敗如山倒，唔，真是兵敗如山倒！」

那個靠在對面牆上的大漢奸聽了莫名其妙，不過爲着討他歡喜，只好也瘋瘋癲癲的拍起手來，跟着說：「兵敗如山倒，中國軍隊真是兵敗如山倒，日軍進攻，定可勢如破竹，直搗黃龍」。其實他們倆都不明白什麼叫「破竹」，什麼叫「黃龍」。

土肥原更高興的了不得，連忙稱讚那個漢奸道：「你說得對，你說得對！」

第二天，至日本的軍官會議席上，土肥原又拍拍大腿，翹起大姆指：

「我土肥原不是說大話，中國的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一八一厘也逃不過我的眼睛。中國的軍隊是一敗如山倒，再也站不住腳，這就是中國軍隊的特色。所以我主張不要聽咱們日本那些笨豬（指日本士兵）的要求，作什麼短時休息。要幹一氣幹到底，至少也

要打到鄭州。我保險一定勢如破竹，直搗黃龍。」

這樣一來，寇軍就決定不作休息，繼續進攻。

他們可沒有料到中國軍隊放棄一個城市或一個鄉村，都是有計劃的，並不是被打得站不住腳才潰退下來。所以寇軍一過關封，就碰上釘子，一步也前進不得。中國軍隊竟佈置得像銅牆鐵壁一樣，儘管你砲轟，儘管你飛機炸，他們還是一步也不後退。

這一下可急壞了敵方的軍官們，他們才曉得上了土匪原這東西的當。日本兵天天反對打仗，要求休息；中國軍偏偏又一點不留情面。日本的軍官弄得上不了台，只好硬起頭皮胡幹到底，反正殲的多數是日本兵，少數是軍官。於是調齊了許多精銳部隊，都帶着最新式的武器——大砲、機關槍，一刻不停的攻我軍陣地，飛機也不住的在天空盤旋，向我軍陣地投炸彈。

我軍陣地是依黃河的高堤佈置的，一面阻止敵人沿隴海鐵路西進，一面防備黃河北岸的敵人偷渡黃河。不論是對東對北，都應付得十分從容，一點也不慌忙，這真急殺日本的軍官們。

敵人的飛機大砲集中進攻了幾天幾夜，沒有攻破中國軍隊的陣綫，却把關封西北一帶（由中牟到白沙關）的黃河大堤，轟開了幾個缺口。那時已近黃梅時節，河水正擺出可怕的面孔，不停的向上湧，好像要衝破兩岸的堤防，無欄無阻的流一個痛快；現在一碰到敵人砲火轟開的這幾個缺口，就捲起黃套套的波浪，衝出堤防，向大平原上流去。

我軍一面抵抗敵人的炮火，一面搶救黃河的缺口，同時還幫助老百姓遷移到較高的地帶去。不過人力究竟阻止不住洪水的巨流，黃河的缺口是愈衝愈大了！

殺敵除奸

六

說來奇怪，黃河的水流似乎也懂得敵人破壞和平，橫暴無理，水頭不向我軍陣地衝，却偏偏直往敵人的戰綫滾，它像傳說中的一條怒龍一樣，張開大口猛向敵人撲去，不論人馬、大砲、毒氣、機關槍，不分好歹，都一下了去。可憐寇會們用盡九牛二虎的力量，費了幾十萬軍費，調集到這裏來的最精銳的機械化部隊，竟給黃水吞得不留一塊破片，士兵被淹死兩三萬人。敵軍吃了這個大虧，只得趕快收拾起剩下的殘兵敗將，退進開封城，關起城門造孽，再也不敢打西進的算盤。

土肥原自己原是帶領幾千人馬，從蘭封經過陳留、通許、繞到尉氏，包圍開封的，想不到現在黃河的水流竟隔斷了開封和尉氏之間的交通，他這一支人馬就被困在尉氏城裏了。

「黃河的水爲什麼也要欺侮寇軍呢」？這個自稱「中國通」的

土肥原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明白。讀者以爲是什麼道理？原來河南的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日本軍隊佔據了低地，黃河的水流不吞沒它還吞沒誰呢？土肥原懂得了「兵敗如山倒」的道理，却不明白「黃河反臉不認人」的教訓。

我下面要講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

二 大家磨刀等敵

中國軍隊退出蘭封的第二天，「蘭封淪陷」的消息就傳到了尉氏。尉氏的西北，有一個小鄉鎮，鎮內鎮外，約莫有一百幾十戶人家，太平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靠種田過活，一年到頭，勤勤懇懇的工作——收了麥子種雜糧，種完雜糧又來磨麵粉；有的人還要抽空給人家打打工，挑挑担。生活雖苦，却也還混得過去，縱使沒有

殺敵除奸

香油白麵吃，老玉米，紅薯總可填飽肚子。

自從關封，關封一帶的戰事發生以來，這裏的情形，也就漸漸不同。錢上府幾家小館子，大半都關了門，比較有錢的幾戶人家都逃了。關封、尉氏危急的消息傳布以後，這的人更多了，錢上府已經沒有關門的館子，只剩了幾十戶人家，他們都是沒有一個現錢，離開了家就不露過臉的。

火線上，時時送來陣陣的砲聲，好像春雷初動，這聲音告訴大家，敵人確實快要來了。

「我們怎麼辦呢？等死總不成呀！」

這些達不勒的人互相碰面的時候，常常提出這句老話，可是除了彼此不聲不響的對看個一會兒之外，誰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消息愈來愈壞，——關封失守，敵人已經佔領了尉氏城。一天

早晨，在鎮西頭王晉生的店堂裏有二十幾個人聚談。這店原是一個小茶館，太平的時候，一天也要賣上五六十碗茶。這一帶的騷事發生以後，吃茶的老主顧多半都逃難去了；但是早早晚晚坐在他店堂裏的人卻沒有少，有時反見加多，——他們都不是來吃茶，是聚集到這裏來打聽戰事消息的。因為許多人聚到一起談閒話，鎮上再沒有比這裏方便的地方。這裏有方桌，有長凳，還有四張醬油鑊椅，三四十個人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而且王晉生又是鎮裏有名的好友朋友的人物，會寫會算，經常幫忙別人，又是天生的一團和氣。今天坐在這裏的二十幾個人，除了那個大學生李彬之外，就找不出第二個讀書人。可是王晉生對誰都陪着笑臉，而且一大鍋壺白開水早就燒好擺在桌上。

「砲聲越來越近了，我們總不能坐着等死呀！還是想個法子逃

避一下吧」。陳老頭子抖動着乾瘦的下巴說。他是一個孤單的老漢，平時只靠打打更，掃掃地，向保長那裏領幾個錢過活。

這時一位退伍軍人在家裏種田的黃慶祥，不高興的瞥了他一眼，冷冷的說道：「逃，你光桿子一個好逃，我們可逃不動。逃到別的地方去拿陰過活啊？」

陳老頭子聽見自己的話被別人駁斥，就低下頭不再開口。

別的人原來都豎起耳朵，留心聽他們的意見，希望他們有甚麼好辦法；現在看見他們還是沒個結果，於是又都低下頭去，各想各的心事。

這時有一個光棍名叫楊彪的，看見大家都緊閉住嘴，他就洋洋得意的講了起來。他說道：「我們都是沒錢的人，管他天下屬誰家？日本人來了，不見得就不要老百姓，像周三先生那樣有身分有錢

財的人，現在不是還住在開封？有誰會動他一根汗毛？我們只要安分守己，不搗亂，就是日本人來也不會難爲我們。」

他極力想證明自己的推想，於是又造出一段謊話來，說道：

「我昨天碰到一個從開封逃出來的難民，他就說日本人在開封好得很，烟館妓院隨便開，窮人賺錢真容易，地方上管事的還不是中國人，有甚麼可怕的？」

陳老頭子聽了不大相信，就問他道：

「開封既然那樣平安，難民爲什麼又成千成萬的逃出來的呢？」

還沒有等他回答，黃慶祥就跟着打趣他說：

「日本人是好的，比周三還要好得多，我看你倒可以認日本人作主子，幫他收烟賭賬，還會發上兩筆橫財呢！」

殺敵除奸

殺敵除奸

一二

原來楊彪是這裏的守財奴周三的爪牙，平時幫周三放債討賬。大家都曉得他是條光棍，無人不睬他。現在看他說出這番幫日本人做宣傳的狗屁話，更沒有一個人不恨他。只是大家也想不出充足的道理來駁倒他。

可巧那個坐了半天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大學生李彬，這時忍耐不住，跳了起來，他說：

「日本軍隊的橫暴，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你看，在南京、蘇州、揚州、鎮江、蘇州、上海這些地方，不知毀下了多少森林、擄掠，殺人放火的罪惡。只有漢奸才會說日本人不壞！周三現在就是開封的大漢奸。」

慶祥他們聽了李彬的話，就老實不客氣的對楊彪說：「周三當了漢奸，我看，楊彪，你還是到開封找他去罷，不要跟我們在一塊」

鬼混！」

楊彪看看樣子不對，就低個頭悄悄的溜走了。

李彬看見慶祥他們都贊成自己的話，十分歡喜，就接着說：「這傢伙說的完全是褒奸那一派的話，日本人牽了他一定要當漢奸，我們倒要留心他。」

黃慶祥捏起拳頭在桌子上一敲，氣憤憤的說：「他當漢奸，我黃慶祥第一個不會饒他。」

王晉生看大家說得熱鬧，也湊了上來說道：

「到底是讀書人看得清，說得明，像李先生一句話就點破了他，叫他縮頭鼠竄而去。那末請教李先生，你看我們現在到底如何是好呢？」

他爲着想迎合讀書人的口味，極力把話說得文縷縷的：好在王

殺敵除奸

一四

晉生的交雅話，大家都已聽慣，誰都懂得。

李彬看見店堂裏二十幾個人，都睜大眼睛望着他，好像只要他一句話就能救了大家的性命一般，就大起胆子，把他早已想說而一直沒有機會說出來的話都說了出來。他說道：

「現在事情很明白，我們這些人都是逃又逃不動，等死又不甘心的人。要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組織起來……」他說到這裏，看看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了莫明其妙的樣子，心裏就明白了過來，曉得這樣說法，鄉民是不懂的，於是改了口氣，接着說：「要想活命只有大家一條心，結成義兄義弟，有福同享，有禍同擋，敵人來了就和他幹！」

他這一番話說得大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一個個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和日本人幹一場。

當下王晉生就正正經經的整了整自己那件髒得發光的青布長衫，拱拱手說：

「那末，我們就推舉李先生做我們的大哥，一切大計都憑聽大哥定奪，我們決計忠心保薦，服從命令。」

沒等大家說出贊成不贊成，李彬就連忙阻住了晉生，他誠心誠意的說明自己離鄉年數太多，地方上人頭不熟，應該推一位向來在鄉裏的人來做領頭，才好辦事。

於是大家又坐下來，細細的商量了一番，結果決定這個團體叫做「自衛隊」，推了黃慶祥做隊長，李彬當了「政訓員」。王晉生還對大家解釋了一遍，說「政訓員」就是「軍師」。

當天下午，大家就集合在鎮外的空場上開了一個全體大會，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到了七八十人，各人都自告奮勇，送來一點東

西，有雞蛋的出雞蛋，有酒的出酒，有麵的出麵，連陳老頭子也送來了一塊留了好久沒有吃的醃肉。大家高高興興的圍在地上飲了一次「起義酒」。

席散之後，收集各人家藏的槍支，新新舊舊，集齊了二十三桿槍。查點人數，年輕力壯的一共四十五人，暫時分做兩小隊，兩人合用一支槍。其餘的婦女，小孩，和老年人，也各分配了一些工作，像燒飯，洗衣，打更，打雜這些事情。陳老頭還是做他的老行當——打更。王晉生的茶館做了臨時「辦公室」，他自己就當了隊部的書記，寫名冊，寫佈告，寫符號，都是他的事。

從這一天以後，鎮上的人就不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了，大家一碰面，都是高高興興的談論着怎樣對付敵人，怎樣從敵人那裏撈得一點好處。因為槍不夠分配，大家都把家裏舊藏的紅纓槍，大刀

，短刀，以及殺豬刀，切菜刀，尋了出來，磨的磨，擦的擦。現在，不是怕敵人打過來，是只愁敵人不送上門來打！

三 兩個新夥伴

倭寇在尉氏城裏站定了腳跟，就着手派這隊伍，巡查四鄉，據說要做「清鄉運動」。陳老頭子聽到這個消息，就連忙趕到團部來報告給黃慶祥。

看官都還記得陳老頭子這個孤老，當初是第一個主張「逃難」的，不想「自衛隊」成立以後，他看大家都一心一意要打日本人，保護自己的家鄉，也就安心下來，專誠做事。每夜上更時分一到，他就趕忙去找調查夜的弟兄，同他們一起走遍鎮裏鎮外，細查細看，真是連老鼠也藏不下一個。二更打罷，查夜的弟兄們都去安息，

只有他還精神抖擻的坐着，連盹兒也不打一個。三更一到，立刻又跑去將他們喊起。一更一點，打來從沒一點差錯；直到打罷五更，東方發白才去安息一會。雞啼三遍，太陽起山，他又趕忙爬了起來，走遍四鄉四野，到處打聽敵人的動靜，得到一點消息，就立刻趕了回來，報告隊長。

且說黃慶祥聽到敵人清鄉消息，當下就把李彬找來，商量個應付方法。李彬笑道：

「敵人出動清鄉，正是我們弟兄顯本領，立功勳的好機會。」大家正在商量怎樣佈置圈套，引誘敵人，忽然看見兩個在鎮外放哨的弟兄，慌慌張張的跑來報告道：

「有兩個形跡可疑的人要見隊長。」

慶祥問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說道：「一個是兵，一個是難民

。他們兩人到處打聽自衛隊的地點，說要見隊長，我們就將他們帶來了。」

李彬吩咐請他們進來，不可得罪他們。兩個步哨出去不久，就帶來了兩個人；一個穿着破爛的灰布軍服，身體高大，看來英武非凡，只是臉色慘黃，好像害病一般；身上一無所有，只有腰間還塞有兩個未用的手榴彈。另一個中等身材，額角上已經開了虎叉，看去約莫有五十來歲，身穿舊綢長衫，肩上背着一個布包。

李彬問他們的來歷，那個兵士打扮的漢子說道：「我叫李勝奎，是河南柳林人。去年冬天，投了五百六十八師，當了一名戰鬥兵。今年春天就調在台兒莊一帶打日本，大大小小也打過幾場勝仗。不想這回退出徐州，路上遇到敵人，弄到和大隊失了聯絡，尋找了一個多月，也找不到自己的隊伍。身邊分文沒有，餓着肚子也趕不

殺敵除奸

二〇

動路。因此想投自衛隊，當一名戰鬥兵，衝鋒殺敵，我總不會落在別人後面。我還學會打機關槍，只要給我一架機關槍，管叫敵人來一排死一排，來一連死一連。」

慶祥吩咐弟兄帶他下去吃頓飽飯，他聽了喜笑營開，十分高興。

那個穿長衫的難民說道：「我叫楊雲廷，是本縣人，在縣城內外有兩百畝田地；祖上在關封造有房院，因此一家老小一向住在關封。上個月內黃，關封戰事緊急的時候，我一人移居到尉氏縣城裏來，不想沒到幾天，關封、尉氏一齊失守，我獨自一人逃了出來，全家大小都淪陷在關封。我已有這大的年紀，在人世的日子也不多了，還怕什麼，所以決心投在自衛隊裏，當一名兵丁，也好殺幾個敵人，出出滿肚子的惡氣。」

他說完之後，慶祥也吩咐請他下去吃了飯再談。待他走出，慶祥就和李彬商量道：

「據你看他兩人究竟是真心來投，還是喬裝改扮，來刺探消息？」

李彬想了半晌說道：「那個軍人，我不敢斷定；至於這難民，如果他所講的都是實話，據我看是不會假意來投的。因為他的田園家產都被敵人佔去，連妻兒老小也淪陷在敵人手裏，那末他決心要反抗敵人，自是當然的事。」

慶祥說道：「且問問弟兄們，看有沒有人認得他們，或者能證明他們所說的是不是實話。」

當下王晉生就說道：「楊雲廷確是本縣的財主，兩年前也曾到我店裏來喝過一回茶，我打聽得他在開封確有大廳大院，他所講的

大概都是實話。」

只有李勝奎，問來問去，也沒有一個人曉得他的來歷。當下就決定把楊雲廷留在隊裏。李勝奎暫不收留，暗派兩位弟兄，背地偵查他的行動，三天以後再作決定。

李彬把這番意思，分頭告訴了他們二人。楊雲廷聽了，自然十分歡喜，不在話下。且說李勝奎原是滿心歡喜，以爲「自衛隊」定可收他當一名弟兄，所以吃了滿滿的三大碗紅薯小米稀飯。不想李彬的回話却說「暫時沒法收留」這一下可把他氣得兩眼冒了火。他怒喊道：「我是一定要打日本人才來投自衛隊，不是來混飯吃的；你們以爲我李勝奎是怕餓死的麼？」

他說罷就一逕衝出了鎮外。暗中派去偵察他的兩位弟兄也趕了上去，跟在他後方。是兩位弟兄，一個叫王三，一個叫李虎，都是

本鄉農民，家境向來窮苦，可是一窮人曉得餓滋味，他們倆看見勝奎氣得那個樣子，心裏着實難過，就走上去安慰他道：

「李大哥你也不要生氣，他們不收你實在也有他們的難處。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個亂世，歹人多得像牛毛，你一個人無親無故，跑來入隊，誰又敢保證你是個好人呢？」

李勝奎聽了這一番話，滿肚子的氣頓時消了一半，心想：他們沒有一人認識我，不相信我，真也難怪。因說道：

「多謝你們兩位的好意。我並不怪他們。只是我一心想要入隊殺敵，他們偏偏不肯收留，心裏未免有些不好受。」

李虎看他腰間還塞着兩個手榴彈，忽然心生一計，就說道：「你身經百戰，胆大力弱，何不用你剩下的這兩顆手榴彈，去打死幾個日本人，提了敵人的頭再來入隊，你看他們收你不收！」

李勝奎一想，果然不錯，就決定乘着肚子還飽，趕緊去找敵人。只是敵人一向躲在城裏，不敢輕易出城，那裏能找到他們的蹤跡？王三說道：「聽說牠們要派人出城清鄉，我們不妨乘天色還早，沿大路走去，能夠碰上幾個也未可知。」

當下他們三人就轉到了謝尉氏城裏的大路上，一直向前走去。一氣走了十三里，還沒有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心裏正在着急，忽然聽見一里路外響起一陣「噹噹噹」的聲音，李勝奎到底看過不少作戰的經驗，他立刻就斷定那是敵人的小汽車來了。他們三個連忙跳到路邊的麥田裏，把身子藏在麥叢中。不一會就看見前面揚起塵土的地方，出現了一輛小汽車的影子。聲音愈響愈大，車也愈來愈近，李勝奎不慌不忙的捏好手溜彈，伏在路旁，眼睛緊釘住飛跑來的車子。說時遲，那時快，車子早已來到眼前，他看清了車裏坐

的確是三個日本人，左邊的那個像個軍官模樣，車上還架着一架機關槍，他就舉起手榴彈對準車子拋過去。只聽見砰的一聲，路上騰起一陣沙土，車早翻在路旁，三個敵人死了兩個。那個車官模樣的只受了一點傷，正掙扎着想爬起來。李虎眼快，早拔出插在綑腿上的刺刀，一刀刺去；只見那人眼睛翻，噴了一口長氣，就此完結。勝奎連忙把那炸壞了的車子上的一架完好的機關槍拆了下來，又在那三個敵人身上搜出名片和日記本，然後三人一道，抬着戰利品，興高彩烈的飛步趕回鎮上去。

勝奎見了慶祥和李彬，就把機關槍和名片日記交了過去，並且說明經過的情形；王三、李虎兩個又來給他做了證人。有道是一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慶祥聽了這番話，高興的了不得，着實把勝奎恭維了一頓。當下大家十分歡喜，只有楊雲廷一人悶悶不

樂，似乎有一樁說不出的心事。

四 一個好細

時間過得很快，「自衛隊」成立以來，已有一月。自從李勝奎搶來一架機關槍，發了「利市」之後，「自衛隊」的隊員們就常常喬裝改扮，埋伏在西鄉四野，消滅敵人，奪他的武器已非一次。到現在，除了一架機關槍之外，總共得了十九桿新式步槍和兩桿手槍，年輕力壯的隊員們已經每人分到一桿槍。

這時候黃河已經決堤，水頭過了尉氏，直奔淮河而去。開封、尉氏之間，已經成了一片汪洋，交通斷絕，尉氏城裏水也漲到三尺，只有西北鄉地勢較高，還未遭水害。土肥原的部隊因為被水所隔，回不得開封，只得困守在尉氏城廂內外，司令部就紮在縣城西北。

的營村。他們一面要趕築堤防，阻止水流，一面又要應付我軍的襲擊，所以忙得焦頭爛額，日夜不安。這時瀘川、尉氏一帶，到處都有游擊隊，趙老四爲首領，常常聯合正規軍，給敵人一些虧吃，黃慶祥他們的一自衛隊也早和趙老四有了聯絡，因此聲勢更加浩大。

閒話少講，且說這天李虎在鎮外捉到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短衣赤腳，作苦力打扮，約莫有三十來歲。這人在鎮外鬼頭鬼腦，東張西望，李虎跟了他半天，才將他抓住，在他身邊搜出一張紙奇奇怪怪的納糧收條，和一張寫得莫名其妙的出賣房屋的契據，因此疑竇他是日本人派來的奸細，將他送到隊部裏。

黃慶祥問他姓甚名誰，到這裏來做什麼？

他只回說：名叫楊老大，別的一概不答。大家追着他問他，他被

殺敵除奸

逼得沒法，竟大聲叫起來道：

「你們是什麼東西，敢來問我！叫你們政訓員來，我自自然告訴他。」

李彬聽了，立刻出來說道：「我就是政訓員，你有什麼話講？」

那人不慌不忙的問道：「你姓什麼？」

他道：「我叫李彬，還有假的不成？」

那人又道：「你且叫弟兄們都散開，我自有話說。」

大家聽了都覺得奇怪，慶祥更加冒火，罵道：

「你有漢奸的符號，還想狡賴？鬼頭鬼腦，想玩什麼花樣？」他說完就想吩咐「拖了出去」。李彬連忙阻住，悄悄地說道：

「我們且忍耐一下，問個明白再講。」

當下，他就和慶祥一起，把楊老大帶到另一間房子裏，關起了房門。李彬指着慶祥和和氣氣的對他說道：「這是我們隊長，沒有外人，你有話儘管講！」

他就輕聲的說道：「我是趙老四那裏的人。」

慶祥聽了，就像卸了一個重擔一般，不覺快活了起來。上文說過一句，趙老四就是尉氏，涪川一帶游擊隊的領袖，大家都是聽他指揮的。楊老大既是趙老四那裏的人，自然大家都是弟兄了。可是李彬却更加疑惑了起來，既是趙老四的人爲什麼會有土匪原的路條，（漢奸符號？）沒等他追問，楊老大已從褲腳縫裏拆出了一卷外紙，遞給李彬。李彬看了大吃一驚。原來那是趙老四隊裏的政訓員寫來的秘密信，信上寫道：「據本隊派往敵軍中的暗探楊老大報告，現有奸細潛伏貴隊，刺探軍情，密報敵方，請即查明。」

李彬和慶祥商量了好久，也弄不明白這「奸細」究竟是誰。這時慶祥忽然想出一個計策，就問楊老大道：「爲大家的事，你願不願受一點苦。」

楊老大毫不遲疑的說道：「爲公衆的事，不要說受一點苦，就是拚了性命，也沒什麼不願。但聽隊長吩咐，我一定服從，決沒一點差錯。」

諸位道楊老大是怎樣的人？他原是船夫出身，一向在黃河渡口搖船度日，生性忠誠勇敢，只要是他認爲該做的事，就使有刀山火海，擺在他面前，也阻止他不住。他曾經受了趙老四之命，假意去投敵，暗中探聽敵情，報告老四。確實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當下慶祥李彬商量了一番，就湊在他耳邊告訴他道：如此如此，只見他滿口答應。

講定之後，慶祥、李彬就將他帶了出去。衆弟兄正等在外邊聽信，只見慶祥一手抓住楊老大，怒氣沖沖的喊道：「分明是奸細，還敢狡賴？快帶去押起來，餓他三天，再來拷問，看他招不招！」王三早跑了過來，將楊老大帶去。李彬又趕到王三身邊，在他耳邊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

到底慶祥他們定的是什麼計策？諸位且慢慢看下去，自然明白。

五 奸細不見了！

一天兩天，都平安過去，到第三天的早晨，「自衛隊」裏突然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奸細楊老大不見了！

這個奸細原是交王三、李虎兩個人輪流看管；他兩人把他關在

一間堅固的磚屋裏，門關上了銅鎖，一個值日，一個值夜，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刻工夫無人看守。兩天一夜，都平安過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却出了亂子。這晚是王三值班，白天因為有一件要緊的公事，非要他到離城二十五里的一個村子裏去一趟不可；他飛快的趕去趕回，足足跑了四個鐘頭，弄得頭暈腦脹，兩腳酸軟，恨不得倒在床上睡一大覺；無奈沒有休息多少一會，又輪到了值班。他擔心自己睡着，故意坐在門外的石板地上，吹吹涼風，看看明星，總以為可以熬得過去。不想三更過後，竟不知不覺，倒在地下，昏昏睡去，忘了時間，忘了任務。一覺醒來，太陽已經起山，慌忙進屋一看，緊閉好細的房屋竟已兩門大開，銅鎖扭斷，丟在地下，楊老大不知去向。

王三趕忙跑來報告慶祥，慶祥自然是十分怪他，叫他負責偵查

，看是何人私下放走。王三查來查去，也沒個下落，只好靜下心來，細思細想。忽然記起，昨晚二更以後，自己眼睛正有點模糊的時候，似乎曾看見楊雲廷在房子周圍走了兩轉，因此就有些疑心到他。

原來楊雲廷自參加「自衛隊」以來，從沒有立過一點功勞；他既不能文，又不善武，一天到晚，只是多管閒事多說話，問這個長，問那個短，好像山神廟裏的土地，沒一倖不管；商量正經事的時候，他却從未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因此大家都討厭他。可有李彬常常同他講話，說他年紀大了，能決心參加「自衛隊」，已令人佩服，大家不應輕看他。現在發生了這件怪事，大家又都懷疑到他。連一向不多講閒話的陳老頭子也說，有一天二更光景，他看見楊雲廷在錢外樹蔭下和一個人鬼鬼祟祟的講話，那人好像是楊彪模樣。

原來自從「自衛隊」成立後，楊彪就不見了，誰能知道他是否當了漢奸？他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混進鎮來，自然不是漢奸也像盜匪。因此大家更衆口一詞的說楊雲廷可疑。只有慶祥，李彬還是勸大家不要隨便說話，冤枉好人。

當下慶祥又傳出命令，集合全體弟兄講話；想在言語之間察看各人的臉色。不多一會，弟兄們都已到齊，只有楊雲廷一人未到，派人去叫，却回說昨夜受了風寒，睡倒在床，今天起不得身。慶祥看看沒法，只得讓他。這裏和弟兄講了許多話，又問了許多問題，還是沒有點頭緒。

六 好消息

兩天以後，李彬忽然接到一個密報，拆開一看，不覺十分高興。

連帶趕去告訴慶祥道：「我們的計策果然成功了一！原來那個密報就是楊老大叫人送來的。誰是奸細，他那裏說得明明白白，末後還附了一個消息，說：『黃村敵人五百，定明晚乘木筏偷渡黃水，請往開封，請相機襲擊。』」

慶祥聽了這個消息，就道：「奸細既已查出，我們不怕他逃去天邊，現在且先來想個辦法，消滅這五百敵人，不要讓他們白白的走了！」

李彬聽了更加興奮，原來這個「自衛隊」從成立以來，前前後後也打過十幾回仗，不過都是一些小戰爭，少的只對付兩三個敵人，多的也不過十幾個，這回却有五百敵人送上門來，大家自然高興。

且說慶祥和李彬就一心的計劃了起來。偏巧敵人的木筏必

經的一處是慶祥最熟習的所在，那一帶的地勢——那方高，那方低，那裏有土坡，那裏有窪地，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閉起眼睛也描得出來；黃河決堤以後，他也曾到那一帶去看過，堤形水勢，都十分明白。他想了一陣之後，忽然跳了起來說道：「我想到一條妙計，只要去十來個弟兄，管叫五百敵人死個大半。」

李彬連忙問是怎樣的計策，他就把那一帶的地勢和他的計劃，詳細詳細的說了一遍，李彬聽了也十分贊成；當下兩人就決定了作戰的計劃。李彬立刻寫了一個條子，派人送給楊老大（他們早和楊老大約好傳遞信息的方法），告訴他這個襲擊的計劃，要他做內應。一面又和慶祥商量定了襲擊的人手，他們從四十幾位弟兄當中，選出了十位，都是飛龍活虎一般靈活勇敢的傢伙，李勝奎，李虎，王三都在裏面。

慶祥，李彬把他們叫來，輕輕的對他們說了這個計劃，他們都歡喜得跳了起來。李勝奎說道：「我只要帶去那架機關槍，躲在下流的水堤背後，管叫敵人來一個死一個！」當下就推定了李勝奎做指揮。慶祥吩咐每人帶一點乾糧，一支手槍，一把鐵鎚，其餘物件一概不帶。李勝奎三人專管機關槍，各人一律穿灰衣草鞋，全身不准露一點白色；第二天午後出發，上更以前必須埋伏妥當。弟兄們都一一記住，正待散去，李彬又叫住他們，告訴他們要嚴守秘密，不可洩漏一點風聲，免得奸細密報敵人，壞了大事。大家應聲「曉得」，就各自去擦槍磨刀，準備一切。

七 大戰倭寇

第二天天一亮，這十位兄弟就起了床，一邊收拾，一邊忍不住

殺敵除奸

三八

笑。別的弟兄們莫名其妙，問又問不出底細。只有李勝奎心快口快，擦機關槍擦得入了神，常常會對着機關槍說話：「你這傢伙，咱得了你可還沒有用過你，今天你要不出點兒力氣，咱可不饒你！」一會兒又怒氣沖沖的喊道：「小日本兒，咱今天可得教訓教訓你，叫你曉得中國人不是好惹的。」王三看他一個人說得忘了情，只好走到他身邊輕輕的用臂觸觸他，他莫名其妙的默望一會兒，才又突然想到「不可洩漏風聲的囑咐」。就不好意思的傻笑起來。只是稍不提防，老脾氣就又要發作。

好不容易才熬過了午飯時分，他們收拾好了，就悄悄的離開了鎮子。避過大路，穿小徑，越土坡，渡水窪，一聲不發的走了三十里路，滾滾無邊的黃水早橫在眼前，看看太陽還沒有落山，他們就在一個土崗的隱僻所在停了下來。李勝奎攀登山坡上的一株樹頂，定

睛遠望，看不見一個敵人的影子。他跳了下來笑道：「好大意的敵人，沿堤一帶，竟連步哨也不放一個，正好讓你我弟兄行事。」大家聽了也都暗暗歡喜。你一句我一句的放心談了起來，不多一會兒已到日暮，一片昏昏籠罩下來，他們就都站起身，各自去找埋伏的地方。

原來那一帶接連都是高高低低沙丘。黃河的潰水，由西向東湧湧而來，被這一帶的沙丘所阻，水流分成了幾道，向窪地裏湧來。敵人爲了防止水流繼續南湧淹沒自己在尉氏的紮營地，便強拉民夫，築起堤防，堵住窪地的水流，才使大水折向東南。堤防以南只漲起幾尺平靜的渾水。敵人從尉氏偷渡關封，這一帶是必經之地。

且說李勝奎率領衆位弟兄爬過山頭，隱伏在敵人新築的堤防附近，三人一組，九人分做三處埋伏。李勝奎自己背著機關槍跑到了

下流半里路外的一個隘口，將機關槍架設在土墩背後，槍口對準水面。

這時天空恰有一彎新月照得水面泛起片片銀鱗，好不耀人眼目。他們各自安靜的等着，眼看月已偏西，約莫已到三更時分，水面上還是沒一點聲息，只有風吹草動，時時發出颯颯的輕聲。他們正等得着急，忽聽得遠遠的水面發出一點響動，好像鯉魚出水；他們靜心細聽，果然越發越近，就都抖擻起精神，準備聽到了號槍，立刻便各自動手。這且不提。

再說土肥原的部隊二三千人，原是分駐在尉氏城內和黃村一帶的鄉間，不料黃河決堤，大水隔斷了他們和開封之間的聯絡，尉氏城鄉也淹沒了大半，莫說彈藥斷了接濟，就連糧食也沒了來源。中國的軍隊又分佈在周圍，時時出動攻擊；游擊隊更是出沒無常，使

他們損兵折將，已非一次；因此全軍都困守尉氏，日夜不安。最近聽說圍封的日軍也要撤退，他們更恐慌得不得了。這一支孤軍困守在這裏，日後不是要成了籠中之鰲！因此土匪源就決定了撤退的計劃。帆布船不夠應用，就強迫老百姓砍伐樹木，編成木筏，準備分批渡水。好容易才編了十個木筏，可容五六百人，一面又拉集了幾十個船伕，強迫他們擺渡，楊老大也是其中之一。因為白天怕中國飛機的機槍掃射，所以只好晚上偷渡。這幾天月色明朗，正是他們偷渡的好機會。這天，天色一曉，首批渡水的五百敵兵就爭先恐後的登了木筏，原來他們都是些打厭了的疲兵，天天只想回國，現在聽說「退却」自然是歡喜非凡，以為從此可以不再作戰。十個木筏，用棕索連成一串，說聲「開行」，就浩浩蕩蕩開動了。船伕都是用竹篙撐渡，所以只能揀水淺的地方走。到午夜時分，只走了二十

幾里，看看那地勢，一面是高土坡，一面却是浩渺無邊的大水，木筏只好緊靠土坡行走，要是離開土坡，那就會失了方向。却說行了一程，日本士兵都已疲困非常，坐在筏上，一個個呼呼睡去。

再說楊老大自接到慶祥，李彬的密信之後，就暗暗在被拉的船伏當中活動，勸他們中途逃走，大家原都有妻兒老小，誰願拋家棄室，來給日本人撐渡，因此個個贊成楊老大的計策；只有三兩個人胆小，沒有決心，好在也無妨大事。且說楊老大行在前面，看看慶祥他們約定的地點已到，料定弟兄們早已預備妥當，就揚起手來做個手勢，同時用船家的「行話」打了句「暗號」，只見十幾個船伙都一齊抽出小刀，割斷了連鎖着木筏的棕索，楊老大早已從身邊一個睡熟的敵兵手裏奪過步槍，撥動機槍，向空開了一槍。木筏上的敵兵這才從夢中驚醒，慌慌張張的來找船夫，船伙們却都早已跳水

逃走，不知去向。看看連串木筏的繩索都被割斷，一個一個小相聯絡的順水淌了下去，連忙去找篙來撐，才發見篙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被船伙拋下了水去。正在無計可施，忽聽堤邊「嘩啦」一聲怪響，只見滾滾的黃水像天翻地覆一般，從兩個土坡的中間衝下來。諸位道是什麼緣故？原來是李勝奎率領的弟兄聽到楊老大的號槍，就動手把那最險的高堤用鐵鏈挖開了三處大缺口，黃水自然就以排山倒海之勢湧了下來。可憐日本兵的木筏被衝得東歪西倒，早有數十人掉下水去。木筏淌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隘口，眼看前面就是浩渺無邊的汪洋，衝了下去就莫要再想活命，得那些日本兵只是舉手亂抓，好像要拉住什麼救命索，只可惜周圍除了大水之外，一無所有。到了隘口水勢更急，驚天白浪從兩面撲來。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忽然平地一聲雷，北面的土坡上響起了機關鎗「嗒，嗒，嗒……」

殺敵除奸

四四

「，鎗彈像雨點一般，飛了過來，那木筏被水冲盪，一直把敵人往那雨裏送去。這羣可憐的日本兵嚇得狂跳亂叫，不死在鎗彈之下，也做了水底之鬼。勉強翻下的幾個，沒命的攀住木筏，隨波逐流而去，遲早還是要選進魚鱉的肚子。」

李勝奎看看大功告成，就收拾起機關鎗，去找其餘的弟兄，可巧楊老大他們也早從堤邊爬了起來；看看東方已經發白，李勝奎和楊老大檢點人數，原來的九位弟兄沒一個受傷，只有那一羣船伙中少了三個，不知是下水太遲，給日本兵打死，還是被水衝到遠處去了。就楊老大說，那三個都是胆小心不定的傢伙。

他們會集到一起，一共五十九人，浩浩蕩蕩的同去，一路談天說地，好不得意。

八 誰是好細

第二天，在饒外的空場上開了一個民衆大會，慶祝這次的大勝利。自衛隊員，老百姓和楊老大帶來的船伕，都到了會，一共約莫有一百幾十人，把那塊小小的空地擠得水波不通。只有楊老太昨晚來到這裏之後，就隱藏起來，誰也沒有看見他，李勝奎他們受了慶祥，李彬囑咐，自然誰也不提起見到楊老大。

空場兩邊，擺了兩張八仙桌，當盤了壽台，「自衛隊」的隊員們都站在桌前。李勝奎坐穩了他們的中心，大家都圍住他，要他講昨晚槍射敵人的情形，那位和他同天入隊的楊雲廷也在裏面。大家都興高彩烈，只有楊雲廷似乎面帶憂色，坐立不安，常常問道：「捉到活的沒有？」李勝奎心直口快，總隱瞞不住自己的心情，往往

翻一下眼睛，冷笑道：「哼，拏捉的多得很，漢奸，口裏人一大堆，當漢奸的，總逃不了。還是王三機警，看他話兒說走了板兒，就來給他打轉彎，說道：『老李，你何必騙人！我們那裏捉到了拏的？』一面又故意自言自語的說：『機關鎗是拏了住活人的。』只是楊雲廷却還是緊皺雙眉，放不開心。

不一會兒，大會開始，慶祥跳上了台子，高聲說道：「我們弟兄，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的大勝仗，一氣消滅了四五百敵人。這勝仗叫我們明白：只要大家肯齊心幹，就不怕敵人強橫，也不怕漢奸搗亂。我們一個弟兄可以抵擋一百個敵人。今天我們慶祝幾位弟兄的大勝利，願每一位弟兄都鼓起精神，加倍勇敢的幹，一直把敵人打出中國境去！」

跟着，就是李勝奎報告這回襲擊的情形。慶祥，李彬怎樣吩咐

他們，他們怎樣乘夜埋伏，敵人的木筏怎樣過來，他們怎樣破壞水堤，用機關掃射……這些都說了個詳細。他還說到敵人聽到機關鎗響，就嚇得往水裏直跳，大家聽了，都拍手大笑，萬分興奮。他說完之後，李彬忽然扳起冷冰冰的面孔，走上了台子，大家不覺一怔，頓時安靜了下來。只聽他說道：「今天，我們開這個大會，是爲了慶祝勝利，也是爲了肅清奸細。」大家聽見「奸細」兩個字，就更加激動起來，靜得好像連氣都不透一口。有道是「賊人心胆虛」，只見楊雲廷的臉上忽然泛了一陣白。李彬接着說道：「大家都聽到過我們隊裏有奸細的消息，可是還不明白誰是奸細。今天我要請一個人來告訴你們：誰是奸細！」

大家都眼睜睜的看着台子，只見李彬下去，跟着跳上一個船伙打扮的人來，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原來竟是前回逃走了的那個奸

細楊老大，大家正在疑惑：「他怎麼又來到這裏？」只聽他說道：「你們都認識我是個奸細，今天我要告訴你們：怎樣當了奸細。」這時台前起了一陣哄鬧，原來是楊公廷看看樣子不對，想闖了出去；可惜他四周早給李勝臺，王三、李虎那一般人圍得銅牆鐵壁一般，一步也走不出去。

只見楊老大將他怎樣奉趙老頭的命令，大起腦子混進敵人營中，怎樣從敵人那邊聽見這陣裏有好細私通敵人的消息；怎樣誘裝假扮來到這隊裏見到李政調員；又怎樣依李政調員的計策，假裝與敵，給關了起來……都說了個明白。接着說道：「不想那奸細梁鐵中計，其實我是他的同道，深夜乘機守人睡熟，偷取看我，和我變了賬號。原來他賞我曉得他的秘密，怕我受不住拷打，會將他招供了出來，他竟扭斷門鎖，放我逃走，還交我一封密信，要我帶到敵人

那裏去。」他一面說：一面從懷裏摸出一封浸過水的信，高舉起來給大家看。跟着喊道：「你們猜，這個奸細是誰？」

他正待往下說，人群中忽見一人昏倒在地，那人正是楊雲廷。只見慶祥做了個手勢，早有幾位弟兄把他抬進屋去，不等楊老大往下說，大家自然都明白了奸細是誰。

諸位道：楊雲廷這東西，有田有地有房院，爲什麼自會當了日本人的奸細？原來他是個只顧私利的守財奴，因爲自己的田地房屋給日本人佔了去，竟癡心妄想敵人發回給他，就百般的討好敵人。日本軍官見他如此，落得利用他，將他全家老小留在開封，派他到尉氏縣混進游擊隊中，刺探軍情，暗通消息。不想却落得這個結局。

且說「自衛隊」既查明他是奸細，自然將他送給了鄰近的正規

軍隊，鎗斃了事。他的家小也不知給日本軍隊害成個什麼樣子，這是賣國求榮，虛得的結果，不去管他。且說歷祥他們這「自衛隊」却愈弄愈強大，直到現在還安全的駐在他們的故鄉，時時準備着殺敵。

正是：國家重英雄，抗日最高高，蕩寇功勞大，青史姓名標。

仿印教育部民衆讀物及播書小叢書辦法

- 一、教育部編印之民衆讀物及播書小叢書，除中央黨政機關商得教育部同意或各省市教育廳局呈經教育部核准均得仿印分發外，其他發行教育書報之書坊如欲仿印發行，均須遵照本辦法辦理。
- 二、仿印之書坊須備具聲請書連同樣本三份，呈請教育部核准後方得發行。
- 三、聲請書應記明左列各事項：甲、發行版數及每版部數；乙、仿印用途；丙、聲請人姓名、籍貫、住址、略歷。
- 四、仿印本書文字插圖格式及內容，須悉依原本不得增刪或變更，如認原有應修改之處，須將擬改之文字繳得教育部之同意，或呈請教育部爲准。
- 五、仿印本應於封面上註明「經教育部核准仿印」及「某某書局印行」字樣，並於封面裏頁登載教育部准予仿印之批示全文。
- 六、仿印本之封面上除書名及前條所列各項外，不得夾印其他字樣，封面裏面亦不得附印其他交字。
- 七、仿印本之賣價，不得超過教育部原定之價額。
- 八、不依本辦法私自仿印者，經縣市政府查明後，呈由上級機關轉報教育部禁止其發行。
- 九、本辦法自公佈日題施行。

實價五分